



济南校区艺体楼 离退休工作处 倪孟辉/摄

与你话山科

化工学院 易凡

山科大真是大。来这里工作之前，我不了解山科。2008年5月来青岛校区参加招聘考试，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尽管读研学校离此只要半小时车程，我之前却不曾来过。

当时，因为不知道校内布局，我从北门进来了，而考场在南门附近的5号楼。幸亏早到半个小时，否则，必定会迟到。因为，到过山科青岛校区的人都知道这里有多大。据说面积是三千多亩，徒步绕校园一圈，即便走得快，至少也要70分钟。

这两年，搁置十几年的东部片区也动工修建了，今天上班路上，看到校内的笔架山一隅堆了些砍下的树枝藤蔓，不知是不是笔架山周围也将有新的建设，等这些从蓝图变为现实，就更大了。所以，青岛校区历届校园冬季越野赛和这两年的军训徒步拉练都在校内进行，根本不用出校门。

三千亩的青岛校区，能让学生两脚生疼，一不小心就能成为家族群的步数王，也就不难理解这里的共享单车业务为何如此之火了。跨楼上课的话，轻而易举就能打卡2000步。于是，扫了就能走的电动车和自行车，一下课就成了香饽饽。

这些，还只是青岛校区，我们还有济南校区，泰安校区。这两个校区我没去过，没有发言权，就不多说了。

山科人说起山科的大，都颇感自豪。毕竟，一所学校的三个校区中，横跨山东省会济南，第二城市青岛，兼包五岳之首泰山的学校还真没有。所以，山科人的诗文中常用“山海泉”代指山科，取的就是泰安的泰山、青岛的黄海之滨和省会济南的泉水之意。

山科大真是美，但说到美，我只了解青岛校区，就以这里为主了。青岛校区有山有水，步步是景，景景皆妙。

时间有限，先提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景。先说山。

青岛校区里的这座山名为笔架山，虽无名山之峥嵘巍峨，但在校区内最高，一眼看去，树木倒也郁郁葱葱。上次校庆，校友捐建的山顶小亭，为笔架山增色不少。

最好择一晴日，邀三五好友，携若干零食，装几式饮品，登上山顶，嗅草木清新，沐山间之风，听鸟语声声，俯瞰校园，红瓦绿树间，几处碧水映蓝天，心旷神怡。再看蓝天下，层层苍翠欣欣向荣，条条道路错落有致，莘莘学子往来匆忙，顿觉人生有奔头。

再看水。青岛校区的水景，主要有这几处：半亩塘，墨水河，砚湖，若水园。

半亩塘较浅，位于笔架山下，背倚微竹林，面接墨水河，以山石布局，雨天会有很小的一个瀑布，塘北有一石，上刻朱熹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知是哪位的书法，看起来行云流水，很是潇洒。

塘南一小片秀丽水杉掩映中，立一小亭，古香古色，别有韵致。若得悠闲时，于亭中小坐，听竹涛阵阵，观水映蓝天翠山，赏石形态各异，当真悠哉。

墨水河较长，在东部片区动工之前，连着半亩塘，自西向东，水势由高及低，横贯教学区，不清楚以后会不会延展。它是一条人工河，不深，贪玩的学生即便掉下去也很难淹住半身。河里有按规律排列的大缸，里面种着各种颜色的睡莲。

这条人工河是山科最美的风景之一。山科人，没有不喜欢墨水河的。首先这个名字，就让师生都好感倍增，每年迎新季，送新生的家长都少不了和孩子开玩笑：“娃儿要是学不进去，就喝墨水河里的水吧！”

春天，墨水河岸边热烈的迎春花在融化了冰面之后悄然离场，南岸小道两旁的杨柳接迎春花的接力棒，先是点点鹅黄缀新枝，而后是黄绿柳絮飞满园，等到淡绿柳条戏春水，整个校区都因为阳春时节的到来，更显得明媚多姿。

墨水河的春水，清澈恬静却孕育着无限生机，万千小鱼欢腾于内，无数蝌蚪游弋其中。北岸的草地绵软清香，让人不由得想躺上去打几个滚却又不忍压坏新草的娇嫩。

时光匆匆，蝌蚪渐渐没了踪影，河两岸响起了蛙鸣，杨柳和草地变为翠绿，缸里的睡莲先是探出尖尖角，其后三两绽放播撒惊喜——夏天来了！

五一一过，草坪上多了穿着各式衣服拍照的毕业生，叠翠的杨柳迎风起舞，为青岛特别的桑拿天送来缕缕清风，在“祝你一路顺风”的背景音乐中，慰藉毕业生的依依别情。

六月的墨水河，常常会被比作情人的眼泪，多少校园情侣曾在这里笑语嫣然，于情浓时欢喜牵手，甜蜜热吻，几载并肩共看山科花开花落，又有多少痴男怨女曾在此处痛苦落泪，黯然离别，临毕业时分道扬镳，此后经年各写人生相忘于江湖。

等到睡莲开成一片，青岛本就短暂的夏天就与我们告别了。金秋九月，校园里的主题随着新生的到来而更换。秋天的墨水河之美，绝不输于春天。初秋，早晚已凉，清风不燥。而且，草还青，柳还绿，莲还艳，映着头顶的高远天空和悠悠白云，听着军训场上嘹亮的军歌，内心里只有“晴空一鹤排云上”的豪情，唯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秋愁绪。

仲秋到晚秋，一场秋雨一场凉，草地变黄，柳树叶落，睡莲渐凋，救场的银杏装点成了墨水河，造就了更美的景致。那一带秋水，清澈明亮，较春天而言，更加动人。有一次走到河边，不由得被墨水河秋水之美惊停了脚步，一瞬间突然明白为什么古人会用“一汪秋水”来形容美人的眼睛了。北岸已黄的银杏在秋日的阳光里，闪着金光，哪怕在河水倒影里都自带风情。

墨水河的冬天，相对于其他三季的美是逊色不少，但被封的冰雪会带来专属墨水河的冬趣。当整个校区被白雪覆盖，学生和校区家属的孩子们会每天监测冰的硬度，终于等到够厚够硬的时候，墨水河上的人，就成了这条河冬日最好的景。滑冰、打雪仗是大学生课余的标配，校区孩子们除了这些，往往还会加上抽冰猴、推雪车的自

定义项目，当明媚的笑容在冰雪中绽放，当嬉闹的笑声在寒风中回响，大家都认同了一个事实：墨水河一年四季都美，也会美过每一轮春夏秋冬。

砚湖，是学名，我们通常都称其为小西湖，是一大一小两处相邻的水域。

湖东北角有红亭，接排球场。南岸一小段木道，人们常取景于此，临水拍照，背后是湖水红亭，一侧是杨柳依依，画面绝佳。

西南角有处梨园，连着篮球场，待四月花开，真是湖畔梨花映株雪，很是可喜，但因虫害或别的不知名原因，来此十余载只赏梨花却没过过树上的梨，当真遗憾，不知道毕业生们有没有过这种遗憾。

西岸是一个小广场，常有零星学生临水写生：或三五成群抱着吉他坐在水边唱歌，每每看到，心生感叹：青春真好！

小广场连着紫藤长廊，这是山科五月的著名打卡地。五月花开时，紫色花束竞相开放，簇拥在一起，铺满长廊，在风中散发出缕缕香味，常有学生捧着书本，在廊中久坐不醉，不知是沉醉于知识宝库的徜徉，还是沉醉于紫藤画廊的湖光。

砚湖最美的景致，在我看来，是五月的月圆之夜。月光辉映之下，湖水、三潭、红亭、垂柳、梨树、紫藤，都被镀上了一层极淡的朦胧银光，看似分明却又看不分明，尤似剪影却非剪影，水月花树都凭空添了诸多浪漫的气息，加上不时送来的花香，让赏景之人都愿时光停在此生此夜，不必再寄怀于明月年年。

若水园。它是这四处水景中的后起之秀，具体建成时间大概是2012年。之前，那里是一片荒地，后来挖挖整整，成了零星的几个水坑。

在东部开发之前，那里是青岛校区最东头，在西边办公的我，几月难去一回。就这样，我突然惊见它变成了一处人工湖景观。若水园里种满了荷花，周围小路连接着竹林、小窗、休闲区，园中有一条木栈道通往一个不大的湖中岛。因为种满荷花的缘故，若水园的盛景在荷。不管是莲叶初发，还是小荷尖尖，抑或是残荷卧雪，各有其美。

我最喜欢的是，挑个暑假的清晨，去若水园赏荷。

五点多的时候天已大亮，昔日喧闹熙攘的校园因为暑假突然就安静开阔了下来。绕园半圈，走上木栈道，走走停停拍照，接着到小岛上寻一木椅坐下，嗅着荷叶荷花的清香，耳畔传来鸟语蝉鸣，看一池荷叶碧绿如洗，朵朵粉蕊昂立枝头，真是心旷神怡。

等阳光渐烈，我会沿着竹林一侧，离开若水园。

这时，脑海里就会应景冒出一句词：“竹边荷外再相逢，又还是，浮云飞去。”回头再看东边冉冉升起的红日和点缀那一轮红日的朵朵白云，不得不感叹校区的设计师们真是有才，为山科赢得了“江北最美校园”殊荣，事实上，他们不单单是设计师，更是诗人，而这首美妙隽永、生生不息的诗就是：“美哉，山科！”

追

法学院 景彤

“那星星坠落的地方起风，那天马降临划破了长空；那赤脚跑在土壤的自由，那逆流从未能让我低头。”——题记

我啊，是一世自在，是无边自由。我愿意随心所欲地畅游山海啊，眼见透明的鱼生出翅膀，从水中一跃而起，在我头顶留下一串弧形的水帘。我仰头去追，那串串清凉滴落在我的脖颈，打湿了我的白衬衫。

闭目，含笑，后仰，坠落，张开双臂，我正在拥抱整个世界。我迈开大步在空中奔跑，那一阵阵轻盈的风啊，不是在我脚下，成了托住我的音符？我开怀大笑，追着透明的鱼，向着月亮奔去。

我低头看到流星坠入山谷，它拖曳在背后的亮尾渐渐分离，化成碎光点点飞走，我看到它们生出翅膀，变成千万只蝴蝶冲向地面，流光溢彩，绚烂华舞，掀起了金色的火焰。

我弓起脚背，轻点音符，接着是失重、坠落，风啊呼啸而过，我合上眼睛任飞鸟从我身侧滑过。风吹得眼睛发痛，我热泪盈眶，开怀拥抱一整片火焰，然而那一抹流光腾空跃起，围绕在月的周围，成了月的光环，而后它们绕上透明的鱼尾，随着透明的鱼在天空中飞舞。

透明的鱼拖着长尾，它的鳞片顺着风的吐息一开一合。鱼的鳍与尾漾漾啊漾漾，金色，红色，黄色，橙色，每一种，每一种，交织，融合，从鱼尾鳞片上，渗透至鱼鳍，流到翅膀，蔓延至全身，接着那全部的光焰慢慢地汇聚、汇聚，掠向我的双眸。

炽热从眼睛一直冲至颈项。一切事物开始碎裂、重组、拼接，成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景象。一切变啊，变啊，天地旋转，日月轮回，我看到了我所追寻的，我找到了我所失去的，我挣脱了我所厌恶的，我奔向了我所向往的。

而后是极致的静默。连风都凝滞了。我被困在半空中。无边的夜，无边的星辰，撒在全部角落。黑猫悄悄爬上月亮，朝着天空吹了一口气。

我听见星星坠落的声音。它们滑过我的耳畔，轻轻地笑，轻轻地问：“你在，找些什么？”

“你啊，追上了吗？”

一切开始运转。极速的坠落、坠落，皮肤被风刺激到失去知觉，那些金色的鱼，依旧是那么缓慢地游，然后碎裂，变成金色的水滴，滴落，滴落，染透整片大地。我停在离地面半寸的地方，枕着金色的雨滴，让他们，滴进我的眼睛，我的毛孔，我的全部。

金色进入我的眼睛，然后从我的眼睛流出，变成小的音符，我眯眸，伸手，朝天空抓。

——抓住了？

——抓住了。

手中像是跃动着一团火焰。

我慢慢把手张开，一条小小的、透明的鱼从中飞出。

那鱼尾漾漾啊漾漾，被雨滴染成了金色。小鱼游动、游动，向我的指尖。微触触感只有一瞬，而后如薄荷一般的凉气自指尖向骨髓向双目，我忽而坠地，侧头能瞧见两座山之间的缝隙。

透明的鱼成群冲出，带出了一轮红日。那太阳的光，跳跃、流动，再次染红了每一条透明的鱼。它们发光、发热，甚至发烫，从我头顶越过，留下一串弧形的水帘。我仰头去追，那串串炽热滴落在我的脖颈，烘干了我的白衬衫。

闭目，含笑，起跳，飞翔，张开双臂，我正在享受整个世界。天亮了。

月下独酌

计算机学院 姚昊

我的爸爸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爸爸是山，天塌下来有爸顶着”，他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他是个人，每天要扛很多几十斤重的麻袋装车卸车。流过的疲惫一车又一车，可他在我面前总是腰板挺直，威风凛凛。小时候我经常想，我要吃得壮壮的，等我长大了，便可以接过他手里的麻袋，让他不必再那么累。他知道了后，苦笑着摇摇头，告诉我好好学习，以后能不必接过他的疲累，他便幸福。

他又是个脆弱而感性的人，与妈妈分开后，他白

天忙碌在疲惫里，晚上回家后，便坐在院子里独饮沉默。他会因为打了惹祸的我偷偷哭泣，会因为我小小的成绩逢人夸赞。他喜欢带我去逛街，去河边冲凉钓鱼，喜欢和我聊过往，喜欢听我说经历。

这些年来，我独自行走在求学的小道上，任日月轮转，山河遍野，只是向前走，坚定地走向那终点，那是爸爸的幸福。我一路走过中学，考上大学，走进部队，不久前才又踏回原来的路。

但我没打算继续走，我已经独自漂流太久了，我想是时候回去看一看他，告诉我我考上大学，光荣入伍，经历了很多磨炼现在已成为他的骄傲。我笑着推开门，喊着他的名字，可屋里无人应答。我找遍了记忆里的一切，却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我一直等，白天黑夜，不知过了多久，也分不清梦还是现实。我看见他走过来笑笑：“怎么，回来了？”

我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爸，我想孝敬您，多陪您聊聊天。”我没有看清他的表情，但他的笑容依旧爽朗，他的声音依旧厚重且平静，只欣慰地一句：“好孩子。”

我带他去他想去的鱼塘钓鱼，天色晴晴，微风朗朗，我们爷俩并肩坐着，我给他讲我这些年来的经历，跟他讲我的朋友，我的遗憾，我的愤怒，我的快乐。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给出合适的评价，他的各种观点和我如出一辙，他真是我的知己！

日过黄昏，我们满载而归，为了准备做鱼，又一起出门买菜。小小的镇上，大家互相都认得，我们并肩走着，每走几步都有人打招呼，“你儿子这么高了啊，长得可真好啊！”

他笑着抬头看看我，回答说：“没多好，刚当兵回来，还没去上大学，回来陪陪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表情，但我听见他的话里满是骄傲和幸福。

买好菜回到家，他大秀厨艺，做了一条斤的大黑鱼。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月光下，两杯清酒，父子长谈。酒是催发感性的良药，酒过五两，我就开始醉了，我向我的知己倾诉着我多年来的遗憾与痛苦，我告诉他我过得并不开心，我一直在失去着，我只能独自向前走而绝无回头路的可能。他沉默着，只是倾听。我告诉他我被不公欺负着，没有父亲的孩子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天塌下来也只能我一个人顶着。他依旧默默不语。我告诉他我很想他，也很后悔没有早一点长大，任由家庭的压力把他压垮。

我不再说，只是抱着他，他的手温暖，轻抚我的头发，像风一般轻柔，我想好好看一看他，看一看他的白发，他的慈祥，他的笑容，于是抬起头，昏昏沉沉中眼前的景象开始崩塌，我的父亲依旧看不清表情，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一点日向视线的边缘消散。

大概是我喝醉了，起幻觉了吧。推开门后的世界怎么可能没有他的身影。他一定在哪里等着我呢，是送我去小学的十字路口，还是去装卸麻袋的工地？爸，您看，我又偷偷买辣条吃了，我放学后第一时间打开电视看动画片了，因为我调皮老师又说了我还让我叫家长来……

深夜，昏昏沉沉，唯有月亮还醒着，我把写好的信叠成小船，轻轻地落在鱼塘里，任轻风推动小船缓缓游向水中月，满载我的思念。



《鹿之森》



《星空》

美术学院 程琦钰/作

等待

数学学院 赵秋兰

等待春风吹绿了杨柳
等待玉兰花开满枝头

等待小女出落成花
等待草书变铅字

等待往事浮上你心头
等待尘封的记忆重启

等待黎明的微光
等待长夜过去

等待冰雪融化了心事
等待路过潇洒的回眸

等待明天的第一堂课
等待今天的下课铃响

等待温柔的你絮絮耳语
等待美丽的花瓣徐徐落地

等待一无所知的你们
稚气的脸变得成熟

等待青丝变白发
等待理想全都落了地

等待满园春色好
等待美梦成了真